

· 当代德育理论译丛 ·

檀传宝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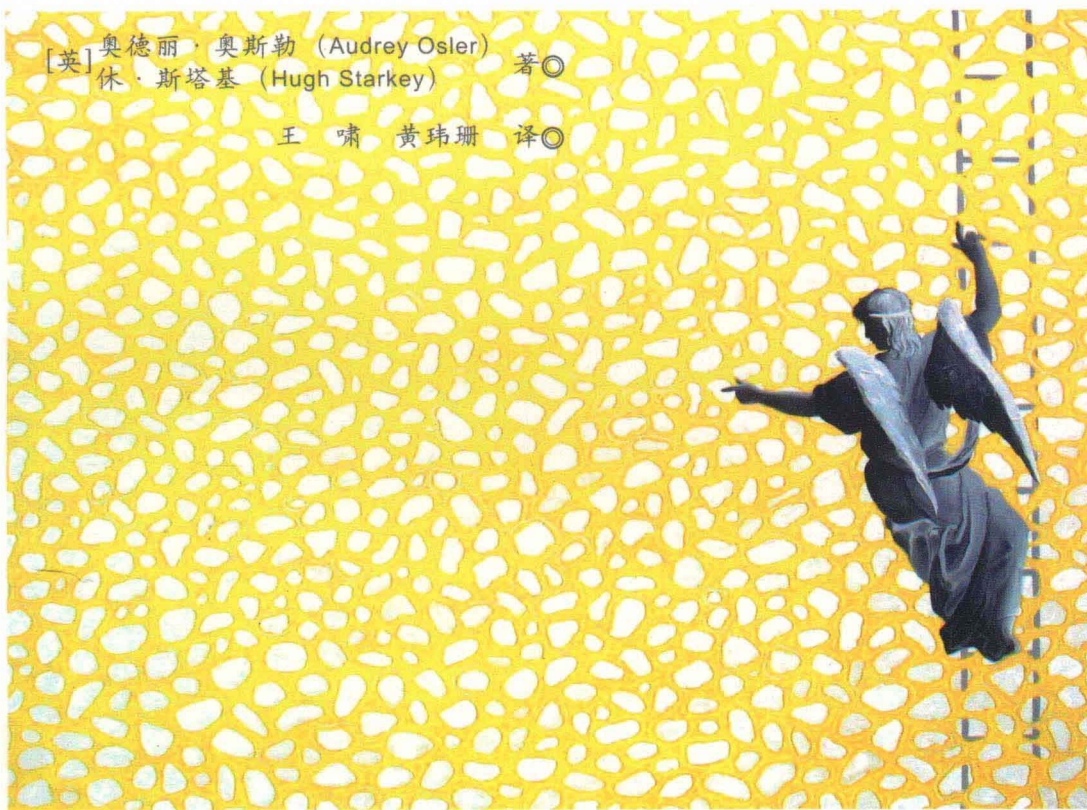
变革中的公民身份： 教育中的民主与包容

CHANGING CITIZENSHIP:

Democracy and Inclusion in Education

[英] 奥德丽·奥斯勒 (Audrey Osler) 著◎
休·斯塔基 (Hugh Starkey)

王 啸 黄玮珊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变革中的公民身份： 教育中的民主与包容

[英] 奥德丽·奥斯勒 (Audrey Osler) 著◎
休·斯塔基 (Hugh Starkey)

王 啸 黄玮珊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何 艺
版式设计 沈晓萌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革中的公民身份：教育中的民主与包容 / (英)
奥斯勒 (Osler, A.), (英) 斯塔基 (Starkey, H.) 著;
王啸, 黄玮珊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 12
(当代德育理论译丛/檀传宝主编)
书名原文: Changing Citizenship: Democracy and Inclusion in Education
ISBN 978 - 7 - 5041 - 6300 - 4

I. ①变… II. ①奥…②斯…③王…④黄… III.
①公民教育 - 研究 IV. ①G4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8971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9 - 3895 号

当代德育理论译丛

变革中的公民身份：教育中的民主与包容

BIANGE ZHONG DE GONGMIN SHENFEN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1167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制 作	国民灰色图文中心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印 数	1—4000 册
开 本	169 毫米 × 239 毫米 16 开	定 价	39.80 元
印 张	17.5		
字 数	222 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奥德丽·奥斯勒 (Audrey Osler)，女，英国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 UK) 教授，公民与人权教育中心主任。



休·斯塔基 (Hugh Starkey)，英国伦敦大学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教育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

王啸，男，1970年出生，教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德育原理、公民教育。

黄玮珊，女，1978年出生，教育硕士。现为广东揭阳市第一中学英语教师。

CHANGING CITIZENSHIP:

Democracy and Inclusion in Education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学生公民素养教育研究”（EEA070218）阶段性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985”项目“中国公民教育的实践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总 序

多元文化时代中国德育的必然选择

(一)

尽管一些人对“多元化”抱有过分谨慎的态度，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德育是一个最具文化特性的事业，无论是德育目标、内容的确定，还是德育过程与方法的选择，全部德育活动都是一种无法脱离文化的价值存在。

多元文化时代给德育带来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德育的目标和内容方面，多元价值的相遇、对话，甚至是冲突，都有利于当代德育更认真、更仔细地看待价值文化的相对与共识；在德育的过程安排、方法选择等方面，由于价值本身具有的相对性在多元文化时代的空前凸显，所有人都会发现：没有学习者的主体性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德育，古代社会所笃信的强制灌输的德育模式将彻底地无以为继。就像互联网使得信息垄断变得日益困难一样，多元化时代的来临最有价值的意味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与科学时代的来临——其中当然也包括德育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或者价值多元会使得当代人前所未有地在价值生活上无所适从。而这一时代特征将使所有社会和个人都“被迫”关注德育，并认可它的重要性，关切其实效的提高。从德育的立场出发也许我们可以说，托多元文化之福，一个从真正意义上关心德育的时代已

经来临。

当然，多元文化时代并不仅仅是一种廉价的、单方面的福利。“双刃剑”之所以成为我们经常引用的一个隐喻，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价值多元的另外一个层面——危险性或者挑战性的层面。

与德育密切相关的危险性、挑战性首先表现在：由于达至共识是如此之难，价值多元最有可能导致的危险就是虚假的价值宽容或者相对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的结果往往是价值虚无主义。而当什么都是对的之时，德育将在实际上被取消。最近二十多年时间中，西方社会之所以普遍出现德育向传统回归的趋向（比如，美国的品德教育运动正在蓬勃展开，英国已经将公民教育列入中小学的必修课程），就是因为学校德育已经走向了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或者已经被错误的“民主”、“自由”等概念所误导。当许多人宣称道德、价值的选择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教育能做的就只能是帮助学生“澄清”他们已有价值观的时候，德育其实已经不再存在。我们相信，如果不对西方一些国家所经历的曲折保持理性、冷静的观察，像中国这样正在向西方学习、努力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东方国家就极有可能重蹈他们的某些覆辙。

此外，由于多元化与“全球化”的密切关联，多元文化时代又是一个极容易被操纵、被引诱的时代。当发展中国家或者弱势文化群体宽容、膜拜某些价值观（常常属于强势文化）的时候，多元化恰恰可能变成一个文化强权、价值灌输的工具。以美国当下风头正盛的品德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运动为例，当一些学者热衷于找寻价值共识或者底线，以便进行正面、直接的品德教育的时候，一些学者已经公开质疑：“谁”的共识、“谁”的底线？——原来他们发现，在美国绝大多数社区通过家长投票之类方法所确定的所谓价值共识依然不过是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白人的“主流”价值观，少数族裔的价值观已经被无情、“合法”地边缘化了。这种“多数人的专制”将会继续下去，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理性的文化批判精神的话。

多元文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德育的必然选择只能是：积极拥抱

多元文化时代而不是被迫生活在这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阶段。因此，保持中国文化与德育的主体性，批判性评价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并向其他文化贡献中华民族的价值与教育智慧等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批判、吸收、创造的前提都是——打开窗户看世界。我们特别需要认真比较、分析、取舍外部世界的相关思想与信息，以便以比较开阔的胸怀和视野真正独立自主地去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德育问题。因此，作为一套力图全面介绍当代国外德育理论，尤其是发达国家中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有较高研究与应用价值的德育理论著作的翻译作品系列，“当代德育理论译丛”的正式面世，应当说是正当其时的。

(二)

基于多元文化时代德育使命的分析，我们对于“当代德育理论译丛”的意义或者严肃性有充分的认识。

为了保证品质，本“译丛”将遵循从严和开放两项基本原则开展工作。所谓“从严”，首先是指入选的著作一定是经过本领域专家认真甄别并确认为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其次是指我们将来在翻译、出版的各个环节尽最大努力保证每一本译著的质量。而“开放”的意思是：本“译丛”不仅在国别上向美、英以外的国家开放，争取更广泛的国际视野，而且意味着一个适当开放但仍然严谨的“德育”概念——对作品的选择将以道德教育为主，但是适当延伸到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品德心理研究等相关领域。

我们深信，“当代德育理论译丛”出版的现实意义（学术价值、社会效益）将是巨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有重视德育的优良文化传统，所以中国德育一方面现实问题很多，另一方面深切关心的人也很多。从政府到民间，许多有识之士都非常关心德育实效的提高，都在积极找寻有借鉴价值的“他山之石”。在学术层面，中国本土德育理论创新更是亟须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德育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及

时地和认真地对话，并获得有益的启示。所以更多可供学习、借鉴的国外德育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无疑将会对中国社会文明与学校德育的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作为主编，本人要在这里真诚地向对本“译丛”出版作出重要贡献的相关人士致敬和致谢。他们是——

在筛选和确定第一批备选书目方面给予热心帮助的 Alan Lockwood 教授（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Nel Noddings 教授（Stanford University）、Elliot Turiel 教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Larry Nucci 教授（University of Illinois-Chicago）、Marvin Berkowitz 教授（University of Missouri-St. Louis）、James S. Leming 教授（Saginaw Valley State University）、Merry Merryfield 教授（Ohio State University）、Fred Newmann 教授（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等所有美国同行，为本“译丛”提供同样帮助的伦敦大学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的 Graham Haydon 博士、Hugh Starkey 博士，以及其他国外和国内的专家。

踊跃承担“译丛”的翻译，并且认真负责地完成各自任务的译者及进行认真审校，确保翻译质量的各位同仁。

热心支持本“译丛”出版的教育科学出版社领导和为“译丛”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的编辑朋友。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许本“译丛”出版的意义言说和由衷感谢的话实际上都没有特别的必要。最后我们所能说的也许只能是：衷心希望通过不懈努力，本“译丛”能够成为多元文化时代中国德育学术研究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檀传宝

July 26, 2006

Room 202, 15 Woburn Square

IOE, London

中文版序

《变革中的公民身份：教育中的民主与包容》（以下简称《变革中的公民身份》）一书的英文版于2005年问世。出版后，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惊喜。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当学者发表了其著作之后，他们就很少获得来自读者的反馈。我们这本书却是个例外。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因对这本书的阅读而和我们展开对话，这些地区不仅包括拉丁美洲、北美洲、欧洲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亚洲的日本，也包括中国（含台湾）和新加坡。

如今，我们很荣幸地看到这本书的中文版问世。借助这个中文版本，我们不仅希望能够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同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持续而深入的对话，也希望其他地方的中国同行、教师和研究人員加入这样一个对话的行列。

世界在变化，《变革中的公民身份》就是要探讨这种变化对儿童和年轻人教育的影响。在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同行进行对话时，我们双方都有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未来意识。我们所交流的主题包括那些为人们所珍视并愿意保留下来的我们这个社会与文化的核心价值，我们还深入探讨了在哪些方面需要作出改变，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可以更好地迈向未来。

当然，伴随着公民身份（citizenship）概念以及对它的理解的变化，

教育本身必然发生变化，这是《变革中的公民身份》的一个关键信息。当学者和人们在世界各地工作、学习和休闲时，一个开放的世界就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一点充分体现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之中。应该说，建设一个由世界人民所组成的人类大家庭这一愿景，支撑着我们的公民学习理论，我们把这个理论称为“世界公民教育”（education for cosmopolitan citizenship）理论。这个理论建立在对我们共同人性和义务的承认基础之上——所有的人，无论我们具有怎样不同的背景、国籍、文化或生活经验。

1948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这份宣言昭示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理念：所有的人生来自由，享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我们认为，这个为所有国家所公认的宣言所提供的标准和原则必须得到尊重、保护和实现，而这也恰恰是我们的理论的正当理据所在。一言以蔽之，我们聚焦于所有人在尊严和权利方面一律平等这一理念，这就是“世界性”（cosmopolitan）的含义。

《变革中的公民身份》把公民身份界定为情感（feeling）、社会身份（status）和实践（practice）三个维度。公民身份首先是一种归属感，同时又是一种社会身份——无论是在国家公民层面还是在世界公民层面。而为了我们作为世界公民所享有的基本自由，既需要政府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类成员，共同捍卫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对公民身份而言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实践。公民是“做”成的，我们与他人一起工作和斗争，以实现正义与世界和平的梦想。

在 21 世纪，公民身份这一概念如果仅仅被确定为与其本国政府相关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这种多重身份与我们的家庭、工作、业余爱好、性别、年龄、使用的语言以及信仰密切相关。国家公民身份只是我们所拥有的多重身份中的一种。单单依靠国家公民身份，不能解释和说明纷繁复杂的民族、文化与政府问题。在《变革中的公民身份》第 6 章，一个名叫阿利亚（Alyah）的 10 岁女孩就

说，她的母亲来自马来西亚，父亲来自津巴布韦，祖父母则来自印度。尽管阿利亚本人出生在英国，但“英国”这一符号却不能充分涵盖她的多重可能身份。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意识到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诸如环境、发展、国际贸易和金融等问题。因此，人们需要学校和教育系统来促进彼此协作与合作的技能。为了实现这一点，教师和其他成年人就需要建立一些平台，以便他们积极地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并创造性地应对年轻人的想法和建议。通过倾听年轻人并回应他们的需求与观点，我们就可以立足于更有利的位置，发展我们希望生活于其中的具有凝聚力的社会。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尽管多样性（例如，基于性别、种族、宗教、性取向和社会阶层的多样性）一直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社区之中，但只是在21世纪初，当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发生时，多样性才越来越明显。这种多样性对我们的社会和社区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个性，而且加强了民主的趋势。那种把多样性当成一个问题的看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因此，仅仅教育年轻人成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已不再适当（如果它曾经是适当的）。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忽视国家公民，国家公民既是一些重要的公民权利的来源，对许多人来说也是其产生强烈认同的来源。目前的挑战是，如何在世界性的和包容不同身份的架构下对国家进行再想象。

一方面，我们在许多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文本中发现了世界公民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我们也得益于人们对我们工作的批评。世界公民教育既认识到国家公民的意义，并探讨它如何可以包容或排斥，同时也强调支持年轻人建设性地参与跨越社会差异的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提升年轻人为全球和本地的正义与和平而工作所必需的技能的重要性。我们的地方社区，包括我们的家庭、邻里、学校、工作场所和城镇，是最

常见的练习我们的公民技能的场所。当然，同样越来越明显的是，我们也是跨国社区的成员。特别是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和那些可能永远也不会见面的人一起工作，以解决共同关心和关切的问题。

衷心感谢王啸博士等人为翻译本书而付出的巨大心力。真诚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CCME）的檀传宝教授和王啸博士同我们所进行的深入交谈。这些对话使我们能够发展一种基于普遍人权标准的对于公民和道德教育的新理解。

我们怀着极大的喜悦期待这个中文版的问世。希望《变革中的公民身份》可以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更易于为广大的中国学者、教师和研究生所了解，也希望本书能在通过教育促进全球和平文化和人权方面尽绵薄之力。

奥德丽·奥斯勒（Audrey Osler）

休·斯塔基（Hugh Starkey）

2011 年 11 月

致 谢

我们要衷心感谢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所有同事和朋友。

我们特别要感谢莱斯特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itizenship Studies in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的同事, 尤其是肯·弗尔格曼 (Ken Fogelman) 教授、特迈纳·巴西特 (Tehmina Basit) 博士、芭芭拉·霍尔 (Barbara Hall)、塔斯妮姆·伊卜拉辛 (Tasneem Ibrahim) 和克里斯·威尔金斯 (Chris Wilkins) 博士。另外, 我们还要感谢哲学博士生、经验丰富的同事科尔姆·奥库纳臣 (Colm ó Cuanacháin) 与安妮·赫德森 (Anne Hudson) 关于公民身份和人权教育的想法及思考。特别要感谢英国利兹大学公民和人权教育中心 (Centre for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的海伦·梅 (Helen May) 博士, 她在打印书稿最后阶段给予的宝贵援助, 确保了本书的按时出版。

我们衷心感谢开放大学出版社 (Open University Press) 的菲奥娜·里奇曼 (Fiona Richman), 感谢她对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动荡特别是对我们两人工作调动的宽容和理解。

本书作者和出版商还要感谢下述诸位, 他们同意我们使用之前在别

处发表过的材料。《教育评论》(*Educational Review*)的主编,将改编自《国际化公民身份的学习:理论辩论和年轻人的经验》(*Learning for cosmopolitan citizenship: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young people's experiences*) (见该杂志第55卷第3期,第243—254页)的材料提供给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使用。蔡·奥斯勒(Chay Osler)与《学习困难和行为困难》(*Learning and Behavioural Difficulties*)的主编,将个人关于排斥的经验陈述提供给我们在第4章使用。《欧洲教育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的主编则为我们提供了用于第7章的文章《公民教育:反种族主义斗争主流化?》(*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mainstreaming the fight against racism?*) (见该杂志第33卷第2期,第143—159页)。

我们也要感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署(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提供了取自其网站的《世界人权宣言》文本,并感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英国办事处允许我们使用其关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非官方摘要。

引 言

在使我们能够应对全球化进程方面，教育发挥着关键作用。它的重要性在于，人们有机会从全球和本地两个不同的视野去理解自身与其他人生活之间的联系。在世界各地已经民主化和新近民主化的国家里，公民教育和人权教育重新得到了关注。课程规划者、学校领导和教师所面临的挑战是：向年轻人传授适当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国际政治秩序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使他们感到他们能够参与塑造我们共同的未来并且发挥作用。

无论是明确还是含蓄，民主国家的教育一直都是关于如何加强民主的。教育，已经被视为一种培养年轻人了解他们所居住社会的职能并且以各种方式投身于其建设的方式，换句话说，教育一直是培养年轻人成为未来公民的一种方式。其重点在于，培养年轻人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使民主权利，包括投票权。学校的“公民”课程对那些不被期待履行责任或者掌握权力的人强调责任和尊重执政者，目的是鼓励盲目的爱国主义。与此相反，精英教育相当强调培养年轻人承担未来领导人的职责。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能够投身于塑造社会未来，民主公民教育就建立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之上。

公民身份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国家公民教育不足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另一方面，培养每个人参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正变得日益重要。这些都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当很多人感到无能为力以及我们无法确定如何设定未来的议程时，如何使公民参与其中，这就是目前教育遇到的挑战。这种无能为力感和无助感，在我们日益认识到的世界各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之中被夸大了。

《变革中的公民身份》应对的正是对教育的这种挑战。在今天这个以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为特点的社会中，公民身份的概念是关键。教育家、政治家和媒体正在新的背景下使用这一概念，并且赋予它新的含义。尽管不想否认它的复杂性，但是我们认为公民身份的基本含义是最为紧要的，那就是准备与其他人一起追求美好社会。

我们不仅仅关注公民身份的地位，而且也关注其归属感。尽管公民身份能够团结多元化的人口，但是这个术语常常被用于排斥性方式方面。例如，在许多国家，民众和政治话语将难民与移民看成是公民的对立群体。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各种促进人权和平等的情况之下，如何实践公民身份。我们提出将世界公民教育（education for cosmopolitan citizenship）的概念作为理解公民身份的一种手段，因为它在不同的社区，在不论是地方、国家还是全球性的多元文化环境之中被实践。我们认为，基于人权的世界公民教育适合于所有学校，无论这些学校所在的社区是否具有明显的多样性。这种教育可以增强民主，并且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和正义的全球化进程。

本书第一部分阐述的是全球化进程及其对于公民教育的影响。公民身份是一个位于许多理论框架交叉点上的概念，因此，本书借鉴了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人权法在内的一系列学科。第1章审视了公民身份的各种概念及其优点和不足，探讨了公民身份与国籍、世界主义、身份和归属感之间的关系。在第2章里，我们研究了支撑民主和发展的人权原则，探索了在实现这些目标时教育的作用。第3章审视了作为公